

мэдлийн
ийн золиос
г үгүйсгэх
жанцанг өнөө
сурталчилж
ерэг талыг нь
дэн томоохон
гадаадад
с үзэхэд
гай жанжин,
б, бясалгалын
ралцсан ид



вөөс ажиглахад
дээр завилан
дунхийн
гаруй метр
йд 50 орчим
элчтой, 25 м
байгууламжийг
хар хөх чулуу
шавардаж
босгожээ.

баруун Монголд хаан
ширээ залгамжлах гэж
тэмцэж явсан, 1912 онд
Ховдыг Манжийн их
цэргээс чөлөөлж Богд
Жавзандамбаас Догшин
ноён хутагт цол хүртэж,
хожим 1924 онд
Монголын Ардын засгийн
газраас их хэргэм цол,
эрх мэдэл өгөх тухай арга
мэхэнд орж, Нанзад
баатраар толгойгоо



дээгүүр гарч, эрх м
төлөө тэмцлийн з
болсон байхыг үг
аргагүй.
Дамбийжанца
хэр эсрэгээр сурт
байгаа боловч зэрэг т
судалсан хэд хэдэн то
бүтээл гад
хэвлэгдсэнээс
цэргийн гарамгай ж
дайчин эх оронч, бяс
ухаанд гүн суралц

新·疆·探·险·与·发·现

黑戈壁本来并不出产故事，它是风的戈壁，它是阳光的戈壁，它是丝路的行旅的竞技场，它是储存灵感的地方。有了黑喇嘛，一切就不同了。神秘的『丝路罗宾汉』黑喇嘛，留下数不清的历史疑谜。

解开黑戈壁黑喇嘛的历史疑谜

非虚构

杨镰 著

长篇叙事

黑戈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黑戈壁

非虚构

长篇叙事

解开黑戈壁黑喇嘛的历史疑团

杨 镰◎著



АИД-

өөс ажиглахад дээр завилан дүнхийн гаруй метр дийд 50 орчим элчтой, 25 м байгууламжийг хар хөх чулуу шавардаж бичгэжээ.

Баруун Монголд хаан ширээ залгамжлах гэж тэмцэж явсан, 1912 онд Ховдыг Манжийн их цэргээс чөлөөлж Богд Жавзандамбаас Догшин ноён хутагт цол хүртэж, хожим 1924 онд Монголын Ардын засгийн газраас их хэргэм цол, эрх мэдэл өгөх тухай арга



дээгүүр гарч, эрх мэдэл төлөө тэмцлийн зол болсон байхыг үгүйсгэж аргагүй.

Дамбийжанцанг хэр эсрэгээр сурталч байгаа боловч зэрэг талыг судалсан хэд хэдэн томоос бүтээл гадаад хэвлэгдсэнээс үзэж цэргийн гарамгай жанра дайчин эх оронч, бясалга ухаанд гүн суралцсан шидэт хувилгаан байжээ. Энэ хүний Монгол түүхэнд гүйцэтгэсэн үүргэн мөнөөр нь гаргаж 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戈壁 / 杨镰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1.4

(新疆探险与发现)

ISBN 978-7-81124-550-9

I. ①黑... II. ①杨... III. ①丝绸之路-探险-史料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056897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戈壁

杨 镰 著

责任编辑 胡性慧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 (010) 82317024 传真: (010) 82328026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 (010) 82316936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60×101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62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4-550-9 定价: 29.00 元

目录

引子 重返黑戈壁 / 1

- 第 1 章 “贫血”青春 / 11
- 第 2 章 探险家的黑戈壁 / 25
- 第 3 章 不能遗忘的古道 / 34
- 第 4 章 丝路“罗宾汉” / 42
- 第 5 章 穿越历史时空 / 55
- 第 6 章 初访马鬃山 / 63
- 第 7 章 黑戈壁的秘密 / 77
- 第 8 章 从黑水到天山 / 88
- 第 9 章 马仲英、尧乐波斯、乌斯满 / 95
- 第 10 章 杨增新的底线 / 114
- 第 11 章 丹毕坚赞之死 / 126
- 第 12 章 敦煌天杰 / 143
- 第 13 章 马鬃山的星空 / 154
- 第 14 章 荒漠甘泉 / 160
- 第 15 章 碉堡山的记忆 / 172

终曲 穿越黑戈壁 / 180

续录

- 黑戈壁之谜 / 193
- 黑喇嘛与黑戈壁 / 203
- 最后的贝勒 / 208

新版后记 / 213

引子

重返黑戈壁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称作“碉堡山”。现在时间是：2005年3月12日上午10点20。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度。

我站在山丘的制高点，茫然四顾。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整个黑戈壁曾是中国西北最大的无人定居区。可附近几平方公里的地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密集的战壕、碉堡、岗楼，已经没有任何一处是完整的建筑物了，就如同酷烈决战之后的战场。在外人眼中，也许它更像为一部卡通电影特设的场景。风大得几乎使人站立不稳，而且奇冷无比。可在你的视觉中，这风似乎并不存在，它没有刮起迷目的尘土，没有扬起杂物枯叶，没有旗帜或植被在随风飘扬，更没有行人挣扎着逆风前行。除了大气流在追赶逝去的光阴，一切都是静止的。人站在风中则像是忍受鞭刑，风头一下一下狠命抽在面颊上，驱赶你的杂念，拷问你的来历。我的眼睛也如同一部超级数码相机，一边忠实记录广角的景观，一边在增强或减弱、修饰或冲销记录到的一切数据。

黑戈壁是来历久远的地名。

来这里的人，只要见到地面布满一望无边的黑色砾石，很容易认同“喀喇戈壁”这个称呼。“喀喇”，蒙古语是“黑”的意思。从19~20世纪之交中国西部进入探险发现时期开始，位于新疆、甘肃、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宁夏、青海之间的黑戈壁，不断出现在中外经行者的笔下与各种文献之中。黑戈壁令行旅谈虎色变、神秘莫测，那主要是因为它与黑喇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所谓黑戈壁，就是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界山——阿济山脉，南临河西走廊西段的祁连山（南山），西依天山东段，大约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事实上，黑戈壁的面积比一些省份都大，却长期无人定居。可它正好位于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咽喉部位，所以，自古以来对古道兴衰、文明聚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黑戈壁勾连着四通八达的古道，从黑戈壁向南伸出一指，可以直插河西走廊的软肋；挺直身躯，便使中蒙界山蒙上阴影。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最令人神往或者说是最令人费解的传说，就出自黑戈壁那个荒凉苦寂的地方。

在黑戈壁，低矮丘陵是单调景观的唯一调剂。这些丘陵好像是在地壳的运动



过程刚刚涌出，就被抛弃在荒野中的半成品。据说在风雪中远远望去，一簇簇山丘如同奔马扬起的鬃毛，人们便将黑戈壁中的低矮山结叫做“马鬃山”。所谓碉堡山，指的是马鬃山一处包容在丘陵中的几平方公里的要塞废墟。

这地方不是战略要地，也没有什么值得死命争抢的物资或资源。可在这群山环抱中的，确实是一组完整的军事设施，而远处每一个向外伸出的触角，终端都有一个岗楼，岗楼与中央建筑之间，地面有战壕相连。至今战壕清楚可见，隔不多远就是一个向外伸出的圆形掩体，完全符合战术需要。山体中的战壕连接起来至少有数公里长，如同四通八达的网络。这些战壕宽不到1米，深1~2米，许多地方曾利用黑色的岩石精心做过修整。

整个要塞看上去如同一只僵卧在海滩上等待潮水回归的干瘪章鱼。工程气势浩大，井然有序，没有相当专业的军事素养，根本设计不出来，施工的难度更不用提。谁是要塞的设计者，谁又是要塞的建造者？这样规模的军事设施，得动用多少人力，花费多少时间，调集多少资源，才能建成呢？出现这个要塞的时候，黑戈壁还是著名的无人区域。整个黑戈壁马鬃山丘陵就没有一棵成材的树木，建材是从何而来呢？即便经历了八九十年的风霜，仍然能看出要塞实用而且坚固。从防卫需要来讲，布局合理，没有空门，一环扣一环，而且严丝合缝。

放眼四野，一处处干涸了的水洼湖沼相当显眼，低洼的地方满是白色碱霜，显然要塞所在的山群曾经由水域环绕。在这一点上，倒可以称为戈壁荒滩上的水泊梁山。然而，哪一组建筑曾经是它排座次的聚义厅？

在贴近山根的地方，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长期驻扎过帐篷的痕迹——那便是追随黑喇嘛，啸聚在马鬃山的部属们的毡房吧。紧挨道路的，是一个位于小山顶上



是个名副其实的奇迹。但它从未被派上用场，当年的无人定居区黑戈壁出现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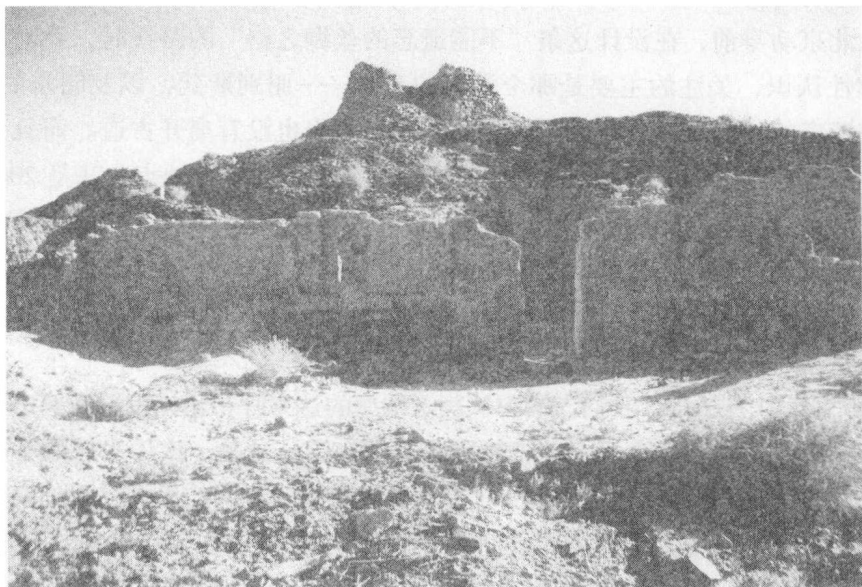
的堡垒，它起到扼守交通要冲的作用。当年必是税卡。税卡所在山丘的山体经过修整，易守难攻，山顶的碉堡——税卡与其他同类建筑有明显区别。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中，明确写到过这个税卡。可是，即便在百十年前甚至在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这儿究竟有多少商旅路经呢？换句话不如说，这儿究竟能容纳多少强盗啸聚？哪怕潜藏的是下过海捕文书的江洋大盗，建设如此规模的防御体系，也显得太夸张，太奢侈。

可以说，这里是整个中国西部仅有的、最具规模的 20 世纪军事设施的遗址。它与长城或是西部的烽隧城障相比，除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敌人可能来自任何方向。它没有依托与后方，所以它更像一座蜂巢。

谁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呢？

当然是黑喇嘛。几乎每个蒙古牧民都可以明确告诉你。

可，黑喇嘛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什么必要在黑戈壁这荒凉的地角天涯大兴土木？他和他的要塞对 20 世纪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我在三四十年间苦苦追索着答案的“世纪猜想”。只有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我才对自己原来坚信不疑的事实产生了怀疑，才感到似乎什么关键地方出了问题。在三四十年间我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个黑喇嘛，真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在碉堡山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与那个丝路的亡命之徒黑喇嘛会是同一个人吗？



黑戈壁要塞的主体建筑之一。山丘上那个著名的塔楼，未拆毁之前有 20 米高



与黑戈壁有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 20 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间，黑戈壁突然出现了一个强盗，人们叫他黑喇嘛。他在黑戈壁的腹地地带建立了一个要塞，并成为位于中亚敏感地域的一支不能忽视的势力。到 1924 年，他却突然失去了踪迹，他到底是谁？从何而来？又为什么突然失去踪影？成了无解之谜。我相信找到他的要塞遗址，会为这些疑难问题提供出答案。然而，我得到的每一个答案，随之都带出了新的问题。这就如同走向地平线，在没有底线的跋涉中往往会产生实际上是在背离目标的感觉。

天空晴朗，视野开阔，能见度极佳。我在碉堡山漫步。

再次巡视了碉堡山建筑群之后，我急于找到一年前发现的“纪念碑”所在的那片平缓山坡。它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一时间，我找不到它的踪迹了。说实话，如果这次我真的不能证实它的存在，或者索性承认那只是出于我的想象或幻觉，反会使我更心安理得。同行者一再问我：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纪念碑？事实上，这次在马鬃山镇向牧民作调查的两天时间里，从没有一个人证实碉堡山有这个存在。2003 年 10 月、2005 年 2 月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作的专项调查，也未涉及。

可它当然是存在的。就如同碉堡山存在一样。

……一年半之前，2003 年 10 月 3 日，我们在作“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探险考察时，无意中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纪间在探险家著述中相当著名的、神秘莫测的黑喇嘛的要塞。

从北京动身前，在设计这条“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路线时，我对黑戈壁缺乏感性认识，关注的主要是那个著名的泉水——谢别斯廷，以及明水的城障，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或草原丝绸之路，我的眼光也没有离开古道。而且，我使用的地图比较陈旧，上面甚至没有标注出“马鬃山镇”这个地点。我是 2003 年 9 月底在酒泉打前站时第一次听说“碉堡山”这个名字的。当然，我马上就将其与黑喇嘛联系到一起，在获悉此行必须缩短行程之后，修改了路线，计划在途中路经这个地方。

但我仍然不知道在碉堡山究竟会有什么见闻。

2003 年 10 月 2 日，我们 5 辆车从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出发，向西进入了黑戈壁。在反复迷失路途之后，连夜赶到了马鬃山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穿越，这几百公里的荒漠之路，我整整走了 30 年。我们在穿越时间的黑洞，我们在努力通过一次穿越，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我们到达时马鬃山镇已经沉沉睡去，可我一下子便跌进一种异常状态中。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与慕名已久的黑喇嘛相逢。

第二天一早来到当地无人不知的碉堡山，我立时辨认出，这就是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列里赫、丹麦探险家亨宁·哈仕伦、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笔下，以及斯文·赫定名著《丝绸之路》生动描绘过的令人谈虎色变，又令人无比神往的“丹毕喇嘛的城堡”。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想离开碉堡山主体建筑，从较远的位置观察整个山群的形势，以便印证自己对它的印象。当时时间比较紧，镇上已经准备好为我们开一个调查会，这时，特意邀请的老人们已经在宾馆的大厅里相候。留给我的，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我匆匆忙忙奔下山丘，来到一片缓坡，等我回身环顾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抓住了我。——这里的地貌与整个山体并不一致。如果你就近观察，在附近青色的山群之中，脚下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跳出来的感觉。如同在茫茫人海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不，如同在人海里你竟然见不到一个熟人。

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注意着脚下的地面，步履踉跄。

我突然止住了步伐。哦！我几乎踩在了一个巨大的写了字的“条幅”上面。我站稳了，俯下身再仔细观察。那是有人在大地上利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一幅大字：

敦煌天杰

同行的靳大成、赵稀方等纷纷赶过来，问：发现了什么？我没有作解释，只是指着那几个大字。大家匆匆照了几张相，就返回镇上了。

200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整理2003年10月的考察笔记与相关照片，因为我计划为此行写一本新书。

2003年10月，回到北京，同行者纷纷以他们一路的摄影作品相赠。当然，我自己也照了许多。浏览照片，使我回忆起这次有惊无险的探险，以及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现。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黑喇嘛的要塞，以及再次路经明水古城。

……我将所有资料汇拢到一起，分析着，观赏着，特别是独自一人品味着一路的甘苦。这是我的一大爱好。在我照的照片中，有大地铭文“敦煌天杰”的一张使我不能释手。因为当时见到这个“碑铭”时，分明有什么潜在的感觉触动了我的神经，可安排得过于紧凑的行程没有给我留下调控情绪波动的空间。离开马鬃山镇，又踏上前往明水的路途时，一种不安却已然稍纵即逝。

拿着相片我怅然若失。到底是什么使我如此惶惑？我一一问了同行者：谁还拍摄过“敦煌天杰”？只有小丁（丁平君）回应。她的相片与我的角度有一些差异，但同样看不出新的内容。这几个字是汉字，而且是仿宋体的美术字，这是中



学美术课教过的。当然，黑喇嘛是蒙古族，这个“纪念碑”却没有用蒙古人使用过的八思巴文、托忒蒙文、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可这也只是关系到由谁来书写而已。

凝视着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我突然明白了究竟是什么感觉触动了我敏感又轻易不会受到触动的神经。

在相片上，“敦煌天杰”之下，有一行字迹注明了制作时间“97·9·10”。1997年9月10日，时间在我们来到之前仅7年，可却是在黑喇嘛被刺杀七十多年之后。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个日子，究竟是什么人专程到此，非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喇嘛的评价呢？黑喇嘛不是已经盖棺论定，成了历史人物了吗？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早已经荒无一人的、远远离开现实生活的要塞遗址的山体上，会出现对黑喇嘛的与现行观点并不一致的评价？“天杰”，这当然是对

碉堡山所有者（“黑喇嘛”）的充分肯定，可这种见解已经很久不再见于文字了，不管是俄罗斯的（苏维埃时期与独联体时期）、蒙古国的、其他国家的，还是中国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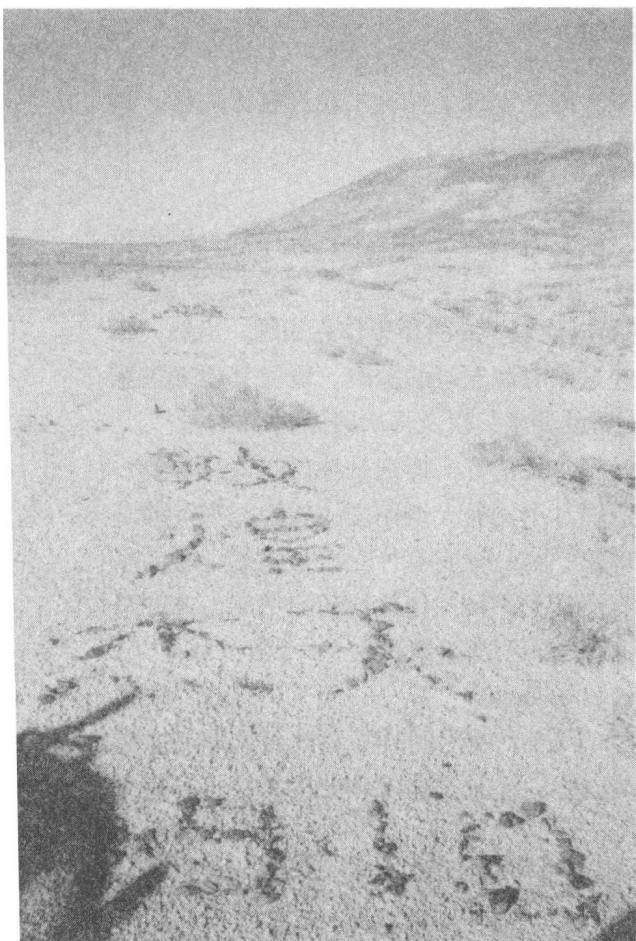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

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

“敦煌天杰”。在文字的上方有一簇明显的黑色痕迹，后来辨认出那是蒙古文“巴特尔”。可以看出整个地势呈缓缓升起的趋势



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 2003 年 10 月 3 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可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碛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的飞地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曾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碛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巩乃斯、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刺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作者与考察队发起人之一徐俊在黑喇嘛的居室之外，讨论黑喇嘛遇刺之谜



我来到税卡所在的山包，依次巡视着山群脚下的平滩。可我并无所见。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做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一切往事随之都搅和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碣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3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碣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终于重新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我招呼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10月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碣堡山考察的。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平缓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

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是一团黑色的痕迹。

我认真审视着这个黑色痕迹。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

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里只堆放了几块石头，显然形成的时间不很长，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碛堡山时，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时间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过作用的塹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曾深刻影响了中亚政治格局的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3年某个阴沉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这场缺席审判旷日持久，经历了82年无情的岁月，至今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法庭与陪审团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碛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一列列色泽鲜明的丘陵从我们身旁掠过。

我向碛堡山告过别，就下开了雪。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机组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堂吉河德。那么，我是不懂事的桑乔呢？还是那匹懂事的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装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 1 章 “贫血”青春

提起 1969 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 年 3 月，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北京的 108 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难以理解，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来到军马场，实际那未尝不是解脱。

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 年 8 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 1971 年这两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使一个原本好学向上的年轻人，看上去如同备着马鞍子的骆驼。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骡马两大类。骡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骡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 24 小时。在这 24 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20 世纪 60 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



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输送到部队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骡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翘翘起起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骡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天就变了。也许你已经计划好，明天下了班去场部松树塘洗个澡、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也许你打算到女子放牧班或连部会会女知青们，显摆显摆你的新毡筒（毛毡制的靴子），也许你想到附近的天山公社或前山牧场小卖部买点日用品，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刷牙了。但只要马的数字不够，在你当班时丢了马，一切便不同了。除了及时找回在自己班上丢的马驹子，没有别的选择。

丢马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是跟着从附近路过的别人的马走了，可能是闻到了骡马的气息追踪而去（至今我一想到马驹子闻骡马马粪的情景，还情不自禁要失笑），可能是玩得开心忘记了归队，可能是遇见了狼或豺狼为其驱赶，也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掉了队……对于放马的人，谁当班时少的马，谁负责找回就行了，没有人再顾及其余。

我在马群上的第一课，就是找马。几年间为找马，我和对班老裴走遍伊吾、哈密东部的隐秘山乡和古老绿洲。说也奇怪，跑失了的马驹子，几乎没有往西、往南跑的，不是北山就是东山。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为了找马，为了

消磨马群的空闲时间到过的许多地方，仅仅记录下地名，都足以使了解 20 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兴衰的人惊叹不已：上马崖、下马崖、大石头、梧桐窝子泉、沁城、小堡、庙儿沟、穆孜里克、板房沟、大熊沟、克音、谢别里克、盐池……

1968 年与 1969 年之交，我们就是在找马与战备的双重紧迫中度过的。

马丢了，如果在一周内找不回来，就只有靠运气了。真正找不回丢失的马匹了，是很少见的事。1969 年元月底，我们放牧的马群被部队接走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安排新的马驹群给我们放牧。可才放松了不几天，整个马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那气氛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普通知青，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如此惊师动众，只是间接听说与一个叫做“黑喇嘛”的土匪卷土重来有关。从此以后，直到“林彪事件”，离边境不远、填补地图空白的军马场，总是处在一个一个的战备情况里。

除了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1969 年的春节前后，巴里坤、伊吾以及哈密县的东北部，又为寒流席卷。

不久前，我在前些年新编的《巴里坤县志》中查到，这一带的极限低温，是摄氏零下 39.6 度，测量地点是军马场的场部松树塘。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 年 2 月我们在巡逻中就测到了零下 41 度的低温。

——哦，那真是砭骨酷寒。在戒备期间，一次，军马场的民兵受命出动，搜索北山的几个大的山沟。返程中，夜色浓重，突然在板房沟沟口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马圈闪现出一点亮光，我们马上将其包围。为了听清楚里面的动静，一个知青将皮帽子的“耳朵”擦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等回到家才发现他的耳朵冻坏了，肿得像一个乒乓球。我摘掉手套揪着马鞍的前鞍桥下了马，手指居然被铁鞍环黏住了，硬撕下来一层表皮。原来，躲在空马圈里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让酷寒弄乱了心智的南方支边青年，想跑回四季如春的老家，遇见我们以为见到了土匪。在我们包围喊话的过程中，他硬是用双手挖开了冻得如同石头的羊粪，将随身带的钱与粮票藏了起来。真相大白了。可他的双手全都残废了。哦哦，伴随那洞彻骨髓的寒冷实际是一种无力抗拒的恐惧。如果说，新疆有寒极的话，那它当然是在东天山的北麓。

军马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时，一个信息灵通的家长曾当面问负责招工的军马场人事干部：“听说军马场所在的天山东部有土匪出没。”人事干部老万用最慢的语速回答：“哦，个把土匪是有的。”来到马场很快就知道，其实人在马场是最安全的，而土匪，从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就是这附近的一道风景线。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这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土匪。如果你没钱没枪，遇到土匪你也不会失去什么要紧东西。可那个黑喇嘛，是土匪中的土匪，杀人越货，而且从来不计工本。